

天涯异草

# 娜芙蒂蒂,古埃及艳后之谜

□沈大力

上世纪80年代,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笔者专程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柏林新博物馆”去观瞻古埃及王后娜芙蒂蒂的胸像。说实在的,我对西柏林的印象远不如东柏林,到此只缘市内存有“东方维纳斯”娜芙蒂蒂。进入博物馆内,我径奔娜芙蒂蒂塑像,但见这位公元前14世纪的古埃及王后美如冠玉,飘若游云,且神清骨秀,不虞其名“Néfertiti”涵蓄的“美女莅临”之意,确是一位仙露明珠般的绝代佳人。且看伊柳眉桃面,颈项袅袅,淑姿盼倩,又气宇轩昂,东方风度不凡,全无玛丽莲·梦露或麦当娜等一些当代西方女明星的庸碌俗态,让人想到四川大足石刻浮雕的仙子“东方维纳斯”和宛如惊鸿的洛神。

比利列日大学埃及法老考古艺术史研究中心主任德利·拉布利在其专著《阿肯那顿》一书中,追踪娜芙蒂蒂的历史遗迹。他对1912年从位于开罗与卢克索之间的阿蒙霍特普四世宫廷旧址发掘出来的娜芙蒂蒂“柏林胸像”(系根据原出土娜芙蒂蒂石英岩头像雕塑而成)进行细部审视,从而认定这位埃及艳后为尼罗河美神的化身,显示古埃及情诗的唯美标准:长颈、指颧如莲花、苗条身段、髋部突出,凸显娇若游龙的美妙身姿。娜芙蒂蒂为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所谓“新帝国”法老阿肯那顿,即阿蒙霍特普四世的王后。她的公公阿肯那顿三世,生前恰逢古埃及的极盛时期,曾在尼罗河右岸兴建驰名遐迩敬奉太阳神阿蒙的卢克索神庙,并在尼罗河左岸的底比斯城对面修筑了规模宏伟的陵墓。他死后,子继父位的阿肯那顿四世却承袭了阿顿宗教信仰。这个浑号为“醉王”的君主沉湎供奉“一神教”的太阳阿顿,发扬相关的文艺,亲自谱写下《大颂》,似乎不务正业,不理王政,导致了埃及国力衰微的颓势。

娜芙蒂蒂是继阿蒙霍特三世之妻“平民王后”泰伊之后,古埃及最为神秘的一位人物。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乔治·什温采勒对她赞不绝口,称赞伊为“古埃及美的象征”。她于公元前1370年生在底比斯以北100公里处,据传是泰伊王后的侄女,20岁上嫁给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夫妇相处融洽,有古埃及浮雕《娜芙蒂蒂及其子女》为证。浮雕上的阿肯那顿与娜芙蒂蒂四目相对,各怀抱一个婴儿,此雕塑作品现存柏林国家博物馆。夫妻二人在底比斯共享埃及王国繁荣的文明,他们罢黜先帝崇奉的底比斯神祇阿蒙神,独尊“太阳轮”阿顿,阿蒙霍特普四世迁都于大漠之中的阿顿城,意为“阿顿无际”,自称“阿肯那顿”,表示忠于那顿神祇,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一神教”。

相传,娜芙蒂蒂为法老阿肯那顿生育了六位漂亮公主,芳名都显示她们是太阳神阿顿的儿女。长女梅莉塔提16岁死去,其他的也不幸接连夭亡,多死于当年泛滥中东的鼠疫。她的惟一儿子图坦卡蒙王子,即尔后7岁上继承王位的图坦卡蒙,是最后诞生的。事实表明,娜芙蒂蒂始终勤于相夫教子,为贤妻良母的楷模,既无同族克蕾奥帕特拉的风流韵事,也全然不似西方古罗马皇后墨萨里纳那般放浪形骸,淫逸无度,给后世留下恶名。

现存古埃及的一系列浮雕,都向法老的子民呈现阿肯那顿跟妻子娜芙蒂蒂的完满契合,二人一起出现在所有宗教仪式上,显示王朝的和谐。法国蒙彼利埃·梵乐希大学教授、埃及第十八王朝专家马克·嘉波尔德在他的著作《阿肯那顿,从日出到日落》(加利玛尔出版社)一书中披露了他的考古研究成果,说:“从日出到日落,整个王朝都围绕着‘太阳轮’举行惯常的宗教仪式。”他特别强调阿肯那顿同娇妻地位平等,亲密无间,而且娜芙蒂蒂与夫婿享有同样的权限。关于这一点,克里斯蒂安-乔治·什温采勒也肯定:王宫里的雕塑形象描绘出了娜芙蒂蒂的政治智慧和她的顽强人格,突

出了她在阿肯那顿王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相传她在其夫婿逝世后,甚至于一度跟他的弟弟共同摄政。

1887年,英、德考古学家在阿肯那顿发掘出她的紫石英圆轮体半身像,显出长颈纤肢的埃及传统美学特质。此件雕像系由古埃及雕刻师图特莫斯所塑,一直保存在开罗博物馆。她最地名的半身彩绘胸像则是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博沙特于1912年在离开开罗350公里处的沙漠中偶然发现的,现存“柏林新博物馆”中;胸像是王后25岁时的容貌,耳朵受损,只有一只镶嵌结晶岩的眼睛,眼圈着墨色,头上戴着一顶法老帽,虽面容依然姣好,但难免给人一种残缺之感。

令人不解的是,除了几幅浮雕和胸像外,关于娜芙蒂蒂的“本生”文字记载少得出奇,与她原有的显赫地位极不相称。故而,埃及学专家约翰·旁德勒布里提出娜芙蒂蒂最后失踪,被其情敌、法老阿肯那顿另一妃子吉妲取而代之。她在35岁上死后,惨遭毁灭一切印迹之灾。考古学家哈赫戈·威廉姆却否定这一假想。他从阿肯那顿一座采石场发掘出一些碑文,上面铭刻着关于娜芙蒂蒂晚年一直保持着王后地位的记载。另有一说,相传图坦卡蒙本是先王阿肯那顿四世的女婿,在军队首领支持下继承王位,与始终坚持崇尚“太阳轮”的娜芙蒂蒂不睦,矛盾日渐尖锐,导致王朝悲剧。总之,关于她的身世,几千年来有诸多揣测,有的认定她与西白人同宗,有的还说她有苏丹黑人血统,甚至跟希腊女神阿弗洛蒂德,即罗马的“维纳斯”有血缘关系。凡此种种,不乏诸般凭空揣度。

最难解之谜在于,人们迄今不知道娜芙蒂蒂去世后究竟葬于何处。1898年,考古学家在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坟墓中发现两具女木乃伊,其中之一通过脱氧核糖核酸鉴定为泰伊王后。马克·嘉波尔德依照王室族谱推测,另一具浑名“少妇”的木乃伊即为娜芙蒂蒂,但无任何确切证据。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的英国埃及学者尼古拉·瑞沃在“帝王谷”进行一系列探索,发现图坦卡蒙墓室墙北边有一暗道,通向从无人知晓的密室,由此得出结论:此室内有娜芙蒂蒂的坟墓。由于该密室从未打开过,考古界很难确认尼古拉·瑞沃的提法,无法肯定娜芙蒂蒂死有葬身之地。与埃及另一位艳后克



《娜芙蒂蒂及其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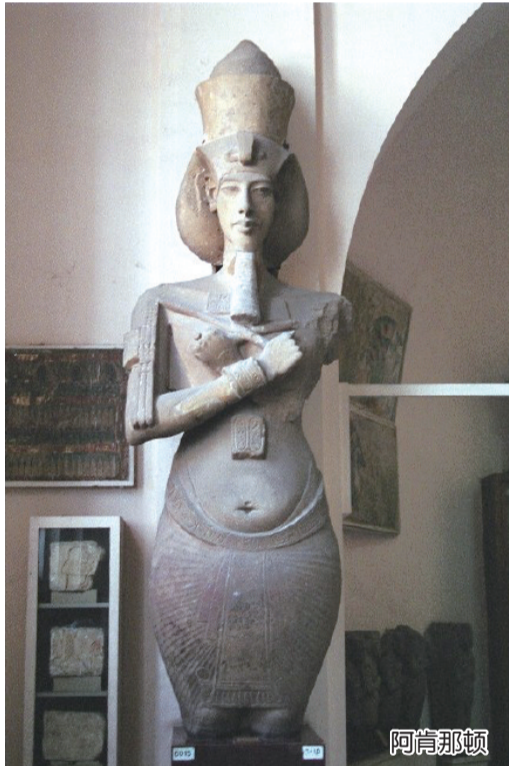
图坦卡蒙时期浮雕



娜芙蒂蒂

蕾奥帕特拉相较,年代古远的娜芙蒂蒂王后身世,至今还是一个“斯芬克司之谜”,尚待俄底浦斯前来破解。

今年,法国和开罗博物馆联手,在巴黎维莱特文化中心举办规模空前的“图坦卡蒙珍宝展”。自初春到立秋,参观者人数高达1500万。巴黎传媒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等公布大量图坦卡蒙陵墓的考古发掘历史文物宝贵资料,其中认定娜芙蒂蒂是图坦卡蒙的生母。少年法老由娜芙蒂蒂娘舅的丈夫,被尊为“神父”的阿依辅佐。娜芙蒂蒂维护先帝阿肯那顿尊奉的神祇阿顿,而图坦卡蒙却崇拜太阳神阿蒙,母子产生摩擦。最后“神父”阿依申通图坦卡蒙的妻子阿肯那蒙将君主置于死地,17岁上驾崩,图坦卡蒙母子生存的一切痕迹自此全部



阿肯那顿

被从埃及史册上消除。

当下,娜芙蒂蒂的归属在国际引起争议。她的胸像由一位德国考古学者于上世纪初在埃及发掘出来,接着运到德国柏林,展览至今,成了柏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谚曰:“山蕴玉而灵”,全球的游客纷纷赶到柏林,一睹古埃及艳后娜芙蒂蒂的芳容。然而,娜芙蒂蒂毕竟是一位埃及王后,她的胸像理应归属埃及。上世纪30年代,埃及政府曾正式向德国提出让娜芙蒂蒂胸像归还埃及,并宣布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交还这一珍贵文物的程序。哈瓦斯声称他掌握新证据,表明娜芙蒂蒂的胸像当年是被非法运进德国的。他认定,路德维希·博沙德用黏土覆盖,将之装扮成一个普通石膏制品非法运走。当年德国用了走私的欺骗手段,将娜芙蒂蒂偷运出埃及。但柏林方面矢口否认,称1913年获得此文物是合法的,并说“雕像易碎,再搬动非常危险”,有意延宕解决问题的时日。

此乃一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西方列强曾推行“丛林法则”,称霸世界,掠夺受欺辱国家的艺术瑰宝,攫为己有。现在,这些国家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志士仁人奋起扭转这种不正常局面,扎伊·哈瓦斯就是其中最得力者。他从2002年起不懈努力,争取尼罗河畔文明的古代文物从西方几座大博物馆回归祖国埃及,业已索回5000余件,其中包括曾收藏于卢浮宫、远至公元前1550年的古埃及壁画。他还正同英国讨回玫瑰花饰,要美国归还3200年前的著名木乃伊面具。说到抢劫他国文物,一些法国殖民主义者和考古学家的名字已经登上“耻辱柱”。蒙托邦将军(“八里伯爵”)和汉学家伯希和从圆明园和敦煌千佛洞掠夺、盗窃了大量我国的珍贵文物,只要到巴黎吉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一观便可知。但愿他们能有维克多·雨果的胸怀,不像圣罗朗的同志彼埃尔·贝尔热那般贪婪无道,循中国古典文物的“禅定虚静”之道,让所有被劫掠走的文物珍宝都能“完璧归赵”。

域外传真

## 盖尔·琼斯《诺亚·格拉斯之死》:

# 小说是思考和表达感情的机器

□李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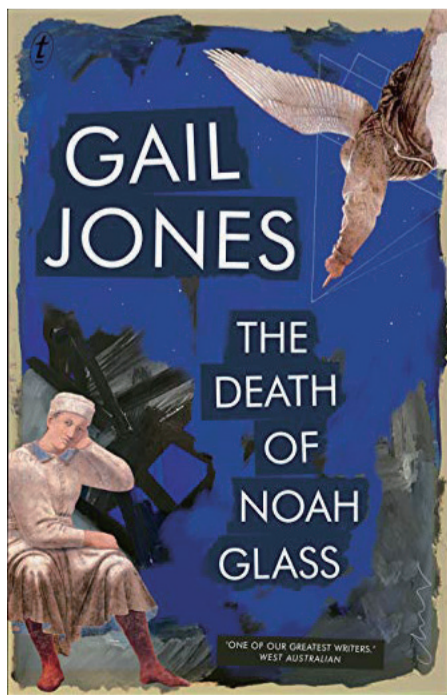
盖尔·琼斯

盖尔·琼斯(Gail Jones, 1955—)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目前就职于西悉尼大学社会与写作研究中心,教文学、电影与文化。她经常描绘跨越大洲的世界,并参考其他文化形式,从电影、音乐到视觉艺术无所不包。这就使得她的作品充满深邃的思想,瑰丽的色彩。有评论称她“有一种抒情和创造优美意象的天赋”。

盖尔·琼斯到目前为止,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7部长篇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镜子》(Black Mirror)获得2003年凯博奖和2003年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图书奖——最佳小说奖。第二部长篇小说《六十盏灯》(Sixty Lights)入围2004年布克奖初选和2005年迈克尔·弗兰克林奖年度小说奖,2004年获得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图书奖。《梦语》(Dream of Speaking)同时进入2007年迈克尔·弗兰克林奖、新南威尔士州最佳小说奖和凯博奖复选名单。《抱歉》(Sorry)、《五次

钟声》(Five Bells)亦在西方文坛引起广泛关注。最新力作《诺亚之死》(The Death of Noah Glass)获2019年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

盖尔·琼斯在这部小说里,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艺术史专家诺亚·格拉斯前往西西里研究意大利画家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1416—1492)的作品。刚到不久就与巴勒莫大学的同事朵拉·卡塞利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朵拉的父亲和三个兄弟都死于黑手党之手,朵拉的生活也始终笼罩在被黑手党迫害的阴影之中。这就为她和诺亚美好的“黄昏恋”平添了几分凄楚和悲凉。诺亚·格拉斯从西西里回来后不久,邻居发现他死于心脏病,漂浮在悉尼公寓的游泳池里。他的两个孩子——聪明绝顶而又无所事事的伊薇和备受尊敬的悉尼艺术家马丁——因为父亲去世而心痛欲绝。而更让人无比震惊的是,就在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马丁和伊薇被叫到警察局,接受侦探弗



《诺亚·格拉斯之死》英文版封面

兰克·马龙的讯问。马龙告诉他们,意大利的卡拉比涅里文化遗产局正在调查他们的父亲是否参与了一起艺术品失窃的案件。这件艺术品是文森特·拉古萨创作于19世纪的一座雕塑。面对这一让人无法接受的指控,马丁决定立刻去西西里追寻父亲的足迹,弄清真相,还父亲的清白,却被卷入一个隐藏着罪恶和秘密的巨大漩涡,险些命丧巴勒莫。伊薇则在这场灾难中重新审视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不再沉迷于对父亲的哀悼,而是在

帮助盲人本杰明“看”电影的时候,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然而,这一切只是小说的“表象”。盖尔·琼斯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文化”在学者诺亚·格拉斯之死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一部专注于视觉文化的小说,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有壁画、绘画、电影、海报,也有通过照相机、Skype、望远镜乃至显微镜看到的图像。盖尔·琼斯对传统艺术和图像学,对图像的理解框架以及世俗和大众文化,尤其对电影有着浓厚的兴趣。她曾在大学教过一段时间的电影,对故事如何以图像序列的方式讲述颇多研究。盖尔·琼斯通过小说《诺亚·格拉斯之死》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视觉文化无处不在,它构成了我们的情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虚假的身份和认同。小说中最终成为伊薇恋人的盲人本杰明是个影迷。他的兴趣是想象看不到的东西。小说主人公诺亚·格拉斯对皮耶罗的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儿子马丁则是一位对法国艺术家、20世纪实验艺术先锋马塞尔·杜尚和意大利未来主义感兴趣的当代艺术家。这就使得这部小说中出现很多不同种类的艺术文化。作为叙述引擎,它的中心则是“艺术盗窃”。《诺亚·格拉斯之死》不但因此而成为一部高雅文化融合的佳作,读者还能在字里行间看到从侦探到谋杀等悬疑小说元素。盖尔·琼斯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小说家,并且一直认为小说应该是思考的机器,同时也是表达感情的机器。”《诺亚·格拉斯之死》无疑是这部机器创造的成功范例,是以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为背景,将欧洲艺术传统贯穿其间的一部充满悲伤和神秘的优秀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盖尔·琼斯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怀有美好感情的作家。她曾经多次到访中国,其长

篇小说《抱歉》《六十盏灯》早在2008年即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她本人成为“上海国际写作计划”特邀作家之一,与中国文学艺术界结下不解之缘。《世界文学》2012年第六期曾刊发了她的《五次钟声》部分章节。2017年5月,盖尔·琼斯应邀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中澳作家论坛”。她在论坛上说:“我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始于西澳大利亚州西北部。小时候我在布鲁姆小城附近生活过几年。在那里,目睹并体验了不同的语言、食物和风俗,并且长期以来一直被亚洲本土多元文化深深吸引着,以至于觉得自己的‘白人身份’反倒是一种异常,在文化上也很无趣。”

“唐人街”位于布鲁姆市中心。尽管那里也有一些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和白人经营的商铺,但是只有挂着“唐记”、“荣记”和“方记”这类招牌的中国商店才最吸引我。除此之外,阳光电影院也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无忧无虑,天真烂漫:他们生性自由,珍爱这些独特的异国风情,还追求不同体验带来的快乐。我并不是想感伤童年时代或者描述那段时光,我感兴趣的是流动而富有活力的想象力为何能够在这里产生,以及这些想象力又如何能在与其他事物的种种邂逅中形成。中国面条、中文、烟火以及中国人的面容等元素,在成人的生活或写作中也许早已司空见惯,但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却对我如何理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时常想,这样复杂的文化环境或许正是我成为一名作家的基础,这样想来也是件浪漫的事。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写作时我们作者的身份似乎是固定的,但实际上却是临时的,随意的,不断变化的;而语言本身则像阵阵清风不时地吹打着我们……”

愿盖尔·琼斯在这“阵阵清风”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